

南史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列傳庾杲之至始興忠武王憺



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庾杲之

叔父輩

王謙

從叔

何憲

孔湯

孔珪

劉懷珍

子靈哲 從父弟峻 懷珍從孫討 懷珍族弟善明

劉沼

從子懷慰

懷慰子霽

杳 猷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聞父粲爲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藟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

蘇川屯鳳
氏庸應南

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
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
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
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
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上甚悅。王
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卽，真當在胡諧
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諡？羣臣莫
有答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
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荅杲之嘗兼主客郎
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荅曰：朝廷旣欲
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荅。時諸王
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

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
上甚惜之。諡曰貞子。

華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
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
記事。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
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
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
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爲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
不爲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
大怒，召華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爲苟惜從事？華曰：府是尊
府，州是華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
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

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萁
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武帝聞之詔賜絹百
疋穀五百斛初萁爲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萁早
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萁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
疑疑藹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萁爲州別駕
益忽藹及梁武帝踐祚藹以西朝勳爲御史中丞萁始得會稽行
事既訖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萁大
憤故發病卒子喬復仕爲荊州別駕時元帝爲荊州刺史而州人
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
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
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
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喬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
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夔必爲方伯無餒
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
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諶字仲和東海剡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
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
事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或卽帝位是爲明帝除司徒
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諶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
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
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
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
傳楚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置總
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

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
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
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
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
卒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
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
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
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旣與辭
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
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
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

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摛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
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一金
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
書左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灑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
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
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
見而美之願與爲友憲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
時又有孔暹字世遠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
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暹真所
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暹常謀議帷帳每及選用頗失鄉
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

令卒時人呼孔邊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東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麓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爲驃騎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爲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宋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

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
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間
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
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屏
除以牀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植爲平原
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帝平
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
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
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
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
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

足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
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
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
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
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
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
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
門郎領虎賁中郎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爲
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
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
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
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

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爲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爲臣吏以懷珍爲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諡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萹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琬之仕宋爲始興內史峻生朞月而琬之卒其母許氏携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吏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竝出家爲尼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

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拔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曩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引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與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

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爲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其文論竝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軼軻此三同也敬通

常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
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
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
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
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
爲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
有幹略齊末爲兖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
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
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
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懷慰字彥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人

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
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
爲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
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
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
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
脩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
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
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
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
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閏慰武帝卽位以與舅氏名同敕
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卽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

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杳歎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歎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竝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爲宜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一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

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擬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杳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

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探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竝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囊相傳云。筆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

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歛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

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

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
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竝隱居求志遨遊
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
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歎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
歎進藥及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
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
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
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
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命論以爲形者無知之質神者
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
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
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
然積習坐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
儉易進不保尸退舉常俗不傳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
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屨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
舟爲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
尚或如之況爲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氣絕不
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褰衫衣巾枕履此外送
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
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
爲坎坎足容棺不須塶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
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訐之疾歎盡心救療及卒
哀傷爲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
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歎

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歆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歆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其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諡曰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蘆。蔕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蔕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藉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訐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真。齊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聘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造。孝緒卽顧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

謂之三隱。許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歆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許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纊。許嘗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許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歆舍。臨終執歆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諡曰玄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爲冀州刺史。善明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

郎乘人病卒仍以善明爲冀州刺史文秀旣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櫝雜果遂獲其利還爲直閣將軍五年魏尅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出爲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高帝納焉廢帝見殺善明爲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荅曰我本無宦情旣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旣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

爲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宜慈澤其二以爲京都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州府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其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畔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答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

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法制國學之美已救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棧足矣及累爲州郡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荅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致言因相勗以忠槩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兄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

濟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一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終

豐川宅圖章
氏圖商

南史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

豐川宅圖章
氏圖商

劉瓛

弟璉 於陵子顯 穀

明僧紹

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於陵 肩吾

劉虬

子之遴 之亨 虬從弟坦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會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閣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

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
璪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璪素無宦
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璪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召璪
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
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璪曰吾應天革命
物議以爲何如璪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
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
自過人敕璪使數人而璪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璪爲中
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璪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
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卽所授璪笑曰平生無
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
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
城丞耳上又以璪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
故璪終不就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璪爲曄講除會稽郡
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璪
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
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
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
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褻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
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縉縷或復賜以衣裳
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
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
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旣習

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聽覽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歟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武帝爲歟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歟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

良遣從歟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歟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竝弔服臨送歟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歟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爲歟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歟卽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鵲鳥歟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爲歟立碑諡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歟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旣東南土氣偏訛故不能感動木石歟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

坎壤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摺拾三十卷

獻弟璉字子璫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璉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爲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鶩炙璉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璉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閭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璉族子也父駿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駿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璉儒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爲後時年八歲本名頊齊武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爲少傅五官約爲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卿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請

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爲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法曹兼吏部郎後爲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都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爲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爲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又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主人爲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爲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子莠恁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顯從弟毅字仲實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爲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尅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高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爲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尅淮南乃渡江昇明中齊高帝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

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言帝甚以爲恨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笻籜冠隱者以爲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爲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爲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參軍與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爲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胤次弟僧暲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荅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暍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

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竝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理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爲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之後刺史檢州曹夫簿以山賓爲耗

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攝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諡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

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渡雖晚竝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藁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真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會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則竝歎異之仕齊爲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

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徙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遭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爲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携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

明山賓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介子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

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

故主簿子隆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

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人吏所稱梁天監初爲建康獄平

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

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

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論甲

族時論以爲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

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

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攝孔敬通申

子悅徐防徐摛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

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中錄事

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傳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

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

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

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旣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

有地吉凶嘉賔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

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

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

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

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
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
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
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
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
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
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
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
其搖發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謝朓沈約之詩近世任
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每欲論之無可與晤

一作晤

思言子建

一其商推辨茲清濁使如涇渭

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旣定雌黃有別使夫快鼠知慙濫竽自
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
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
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
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卽作若能將貨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
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
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劉虬字靈禎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徙
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
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裕斷穀餌朮及胡麻齊
建元初豫章王疑爲荊州教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

竝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
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
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卧疾病
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
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
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
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
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
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累
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
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之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
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卽
調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穆新除尚書僕射
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
後位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
草焉後爲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
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竝稱強記之遴每與討論或不過也
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竝高故令卿
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
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
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
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竝坐可橫政恐
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郡歷祕書監出爲郢州行事之遴

意不願出國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
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
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奏免後爲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
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
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
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
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
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
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
遴與張續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
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
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

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
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
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
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
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
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
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
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
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爲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
詩竝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
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荅曰省所撰春秋
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

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
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
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
將五紀兼晚秋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
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
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
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
卽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
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
之曰傳聞伏不圖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
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
之遴弟之亨

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在
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
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
之臨荆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
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遴爲中書通事
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大
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爲行臺承
制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
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錄
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

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
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拜之
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爲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
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
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刺史南
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
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
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綝綝平陳太建中
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暹位荊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
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
隨莊終鄴中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

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
西朝議行州事者坦一行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
坦嘗在湘州多舊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
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
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背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
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
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
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
玄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天監中論功
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歙弟兄僧紹父子竝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
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

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遴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南史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

終

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勵勸勅勅弟昂昂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孫孝儼業弟藻猷猷弟韶駁猷弟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象子愷

臨川靜惠王宏

宏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德子見理正德弟正則正則弟正立正立弟正表正信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壻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

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
爲長者遷步兵校尉卒官梁天監初追諡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
爲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項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審嗣
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唐瑀
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諡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
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爲永寧令
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勝
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
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
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
天下未定江北僞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而縛請罪
旬日境內皆平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詔景
毋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
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
振恤又爲餽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爲
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
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
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
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
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
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
宗中兵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
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脩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

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十三年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
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
廷爲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
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
爲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卽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同讓至于
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
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
畏敬如此遷都督鄧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在
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焚塢
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勵
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慍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
勝喪每一思至必行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

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
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以子對鎮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
漸爲辭勵乃奔波屈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
絕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
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除淮
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
暴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
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
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听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擊鱖魚自送舟
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
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
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

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徹爲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諡曰光侯勵弟勸勸字文肅少以清靜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勸弟勸勸字文祇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勸弟勸位定州刺史封西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

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勸爲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勸乃鎮嶺南爲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爲廣州以勸爲晉州刺史魏劼江陵勸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爲太尉尋進爲太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爲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悖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爲兖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甚食或出入間

時飲少酒鷺卵一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妖惑鞭之二十創卽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爲江州刺史卒諡曰恭侯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爲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旣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爲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爲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

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諡詔贈湘州刺史諡曰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鬱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爲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祚竝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稱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氏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

與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竝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竝見誅夷懿既勳高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耶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諡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卽位是日卽見廢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旣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巖秀家東昏知之收巖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餽人作甕以砌城武帝善

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諡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諡曰章子脊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侍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

由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元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璉帛爲一室名爲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莅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爲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大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

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爲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遺世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及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所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

者是月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客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傷武帝末知之以此爲愆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諡曰靈以與神交也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爲說乃疏爲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爲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爲之韶旣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着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絕人與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爲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約反爲所害

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旣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爲建康正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探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

碑非州人也武帝旣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改以則代爲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救曰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明醉不能與衆軍大

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東魏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年大赦境內以方智爲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齊拜謝齊遇明及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爲敬帝而以明爲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爲蕃國齊建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嗣追諡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任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荅曰古者脩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卽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諡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諡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陵縣侯卒
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三年子元簡
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諡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如柳
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
止少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
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諡曰簡無子詔以長沙
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
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
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
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兼遷祕書監薨諡曰敦子慥

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敕還蕃尋
爲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倚角欲襲江陵湘東
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爲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
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內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
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
仕齊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
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爲中護軍領石頭戍
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
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
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各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

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埽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爲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尅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駉其下有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尅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

緹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
爲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爲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
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訴有敕
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卽日償辜南司奏
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
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
爲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
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
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
能爲周公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罪免而縱

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
所幸江無畏服玩伴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
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
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一作游王侯後宮男一作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
於都下宏未幾復爲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
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大
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靖惠宏
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
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
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
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
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

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太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言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皇后帝嘗爲三日齋諸主竝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闕失屢聞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

帥令內輿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間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趨帝後八人抱而掄之帝驚墜於辰搜僮得刀辭爲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竝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內樂酒沈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慎衛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者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諡哀世子正仁弟正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字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

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爲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快快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中卽詠竹火籠曰植榦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若殺之魏旣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巴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

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勳家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爲劫殺沙門徒嶺南死洪爲其父夔秦繫東冶死於徒暹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旣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爲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輒棄軍委走爲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

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讎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宋昇帝既封昭明諸子昇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爲有司所奏去職出爲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噉旣累試無能於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竝以爲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爲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徐思玉在北經與正德相

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獻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竝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佞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爲太子以女妻景景爲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

案新陽嗣王嘗作此德
王能此德雖有以也
嗣王之信此非史
法年記于名嗣本官
上也

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憒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
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
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
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
呼為柳夫人生一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
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
於眾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
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
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
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劔短衣出入廬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
逆甚得志再招聚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德

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
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鬱
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處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
西江督護靳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
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廁
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屬籍妻
子特原正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
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焉
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寶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
陽尹薨諡曰敏子賁嗣

賁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賁為宗政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政居嘗晝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樂山表弟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搖握位給

事中卒

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恪弟恭 恭子靜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諮 諮弟脩 脩弟泰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亮弟暎 暎弟暉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

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

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

如已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

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

西川屯鳳崗 氏園廬南

西川屯鳳崗 氏園廬南

書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頗勸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勲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俱隱人間罕有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爲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惠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卽日辟爲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餽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

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理仙理籤荊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待救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悅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卽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士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艦淪溺秀所問唯恐傷人十三年爲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爲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

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
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
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
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聞之甚痛悼焉
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
姓商賈咸爲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
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
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
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
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謂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
尤好人物世以二女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
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
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
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爲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
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
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
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竝建世子機

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旣多書博學
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
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
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爲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
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

毋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爲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瓚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爲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爲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伴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問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卽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初寒積雪

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
暗義制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
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
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
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
蔡遠王臺卿庾仲雍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
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
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爲郢州刺史及亂邵
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荊州
元帝以爲尚書令司空賊平爲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
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於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
曰靖節王恪弟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
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
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
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群賊伏其勇是夜退
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
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
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
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
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
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

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輿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日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

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

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旣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恭弟祇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祇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

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卽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皆守職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上無他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荊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劍道剋復華陽增封尋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畧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詠以示湘東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

邛時廬陵王爲荊州旣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謡云莫恩恩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爲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謡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謡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旣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釋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

悅行至宿預貞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爲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蕤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盆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秘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爲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

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鈎求得之及于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旣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卽位之後景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較於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陳諮不忍離帝朝即無絕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殺諮

於廣莫門外

諮弟脩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違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爲邊州以脩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

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
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琊王廉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
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
遂盡而去莫知何鳥迥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
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盆城頗有異
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脩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
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具觀脩意脩泣涕爲
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爲不義一夕忽有狗
據脩所臥牀而臥脩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
奚武來攻脩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遣將楊
乾運援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嶓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
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爲說客邪命射之間信
遣至荊州元帝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求爲覘
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爲侯
景所敗王何爲守此孤城脩荅守之以死誓爲斷頭將軍魏相安
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
陸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爲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爲變中使覘伺不
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脩表輸馬仗而後帝安脩入覲望
閣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
人戶凋弊脩勸穡務分未暮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動加
誅翦脩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及江
陵被圍問至卽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遙授
脩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脩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
嘔血而薨年五十二

脩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超
爲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彊前後刺史竝綏撫之泰至州便徧發
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
者卽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爲西中郎外兵參
軍武帝起兵憺爲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卽位
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等兵逼荊州蕭
穎胄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荊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
之以書喻瓚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爲都督
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
匱乏憺厲精爲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
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

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達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
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
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
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
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
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
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
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
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
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
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
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後爲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

卿愴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爲常愴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愴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卽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惜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愴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愴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亮弟映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映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竒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映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愴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旣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爲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映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卽以賑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映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徃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

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寬侯

暎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曄特所鍾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荅曰其過俊發恐必無年及曄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愴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為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曄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施少帛崇於魯衛磐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為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疋似吳淠而勢不侔徒為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間平也

卷之八

日本

德島

長門

德島

長門

德島

